

李绍明先生在会议闭幕式上的 总结发言

本来学术会议用不着作什么总结，它又不是工作会，要作什么工作汇报或总结。大家各抒己见，讨论过了，促进了学术，它也就存在了。但按照常规还是要说几句，这不叫总结，我就根据这两天会议讨论的情况谈几句。没经过会议几家主办单位商量，仅是我个人的意见。

第一点，从费老提出“藏彝走廊”这个概念 25 年以来，六江流域考察 21 年以来，这是第三次对“藏彝走廊”研究的一个比较大的举措。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也是与会代表几天讨论的结果。对六江流域或“藏彝走廊”进行学术性讨论，这可以说是第一次。费老对这个概念提过几次，但没有充分地讨论。六江流域的考察是根据费先生的意见进行的，那时仅是试点，有些影响，但不敢说有很大的影响。当时来自学术界不同领域的 16 位代表性人物要求将这一工作开展下去，搞了三个试点：最初一个是雅砻江下游，一个是怒江中游，后来又进行了一次是在雅砻江上游，但已搞得十分粗疏了。因为那时候情况已经变了，重点在于应用研究，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已经不放在主要地位，所以搞得很粗疏。与六江流域考察同时，在贵州的六山六水区域也进行了民族调查，



持之以恒搞了20年，搞得很有声色，他们坚持了下来。另外广西的红水河流域民族考察也进行了一期。所以说这一次是首次的研讨会。起初是费先生提出这个学术概念，然后进行了科学考察。这两次在我国都有大的影响，但其影响是一定程度的，这次可以说是第三次。川大藏学所提出召开研讨会，在此之前并非没有研究，石硕教授就有这方面的专著。川大藏学所不论在考古方面，还是在民族史方面的老师都有这方面的著作。大家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，但作为学术讨论会这是首次。以“藏彝走廊”或六江流域或横断山区为专题研讨，这还是第一次，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在座的各位也认为，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。以前没有就此问题进行专门的学术讨论，我们这次是大规模的，大家都是这方面的专家，都以“藏彝走廊”为话题，或宏观或微观，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点，经过两天的讨论，与会的代表或宏观或微观就“藏彝走廊”发表了很好的意见。有的取得了一些共识，也有的引起了一些争论，这些都是学术界学术民主的正常现象。大家普遍认为，这是个学术气氛很浓的会，很务实的会，没有一般会议那些套话。大家普遍认为这个会议开得好，开得很有意思。

第三点，通过这两天的讨论，总体而言，对“藏彝走廊”这个概念大家有了更深入的、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不管叫它什么，它的时间有多长，范围有多宽，但总体都认为这块地方是个宝地，是个重要地区，而且是一块没被学术界充分认识的宝地，很多宝没被挖出来，很有研究前景，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。我认为这是这次会议取得的一个很大的成果。大家都表示了这方面的意见，没有谁认为这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。与中原地区相比，它可以说是边缘地区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其中保留了许多鲜活的东西，许多我们还不完全理解的很隐秘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共识。另外一个共



识，这也是我们取得的一个很大的成果，大家都认为，我们应对这个区域的问题，逐步开展认真研究。有许多同志，如王铭铭、杨铭等，他们认为我们现在讨论这个概念是必要的，但因为第一次讨论，也不一定要取得一致的意见。重要的是把工作先做起来，等到它的内容充实、丰富起来以后，迟早会被学术界认同，这个概念就会被建立起来。不会因为对概念的认识不一，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地方不重要。王铭铭教授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台湾的学术界的考察“浊（水溪）大（肚溪）计划”，用我们四川话说很不好听，就是又浊又大。它的名字可以说不好听，但因为取得了一些好的研究成果，现在连全世界都知道它。我觉得先做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意见，所以这次大家一致认为，应该把费先生所提出的这个概念继续，研究下去。这20年来我们有所中断，但我们现在应该将它进行下去，我们要把费先生的这个旗帜再次举起来，费先生在25年前就举了这个旗，而且不止一次，一共有5次之多。作为学术界的元老，他高瞻远瞩，看得很准，所以我们要继续举起费先生的这个旗帜。费先生本人已经90多岁了，昨天王铭铭先生宣读了他的贺信，信中很希望我们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。但已不是像在座的王尧先生、周伟洲先生、冉光荣先生，我们这些年纪的人所能做的了，要举这个旗帜就靠在座的各位中青年学者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旗帜举下去。过去25年我们并非没做什么工作，石硕教授就写出了很好的著作，但这项工作很庞大，需要假以时日。南方丝绸之路最初提出时也有人反对，但现在已被大家公认。经过25年的检验，我们认为“藏彝走廊”这个概念是科学的，我们要沿着这个道路把这个旗帜继续举下去，先做好基础性的研究。

第四，关于如何研究，需要宏观与微观、历史与现实并举。



费先生在谈话中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他告诫大家不要急躁，不要图虚名。我们要持之以恒，首先要做好微观个案的研究，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有宏观的把握，才会有理论的高度。其次，就像冉先生刚才说的，还要注意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结合。我们的第二次考察已经很粗疏了，但也做了一两件可以称道的事情，那就是与现实的结合。川大经济系的老师就做了一个《甘孜州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》，因为搞得比较早，受到了甘孜州的重视，当时不搞不行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必须与时俱进，虽是初步的，但还是受到了重视。不过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，而是要注重与现实结合，这是我们将来仍要做的。另外，一些国外学者，我国台湾和香港学者，也十分重视这个地区，我们要注意和他们进行合作与交流。比如台湾中研院的学者就重视这个地区，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大谷大学的一些学者也重视这个地区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，不要急躁，不要图虚名。

第五，参加这个会议的学者来自不同地区，不同单位，基本上涵盖了整个走廊地区，我们最好的愿望是大家今后要继续做好这方面工作，我们大家要注意协作。当然现在的工作不可能像20世纪50~60年代那样进行，那时一切由国家包干，我们现在已经不能采取那时的方法了。当然我们也不能采取80年代的做法了，那时往往由某一单位或学会组织，规模很大，也由国家拨钱。现在更加多元化，更有选择性了，只有进行广泛宣传才能动员大家一起来关心和研究这个问题。我们当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，某些单位也可以制定一些课题，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请求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支持。现在往往由个人来承担一些课题，如国家课题、部委课题或学校课题，但到一定时候就需要协作。与会的同志都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将这项工作做好，比如我们可以就其中某



一问题进一步讨论，工作一定要进行下去，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。这次许多传媒也来了，对我们的讨论予以充分的关注，我们对此表示感谢，希望他们今后多加宣传和关注。费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已经25年了，六江流域考察已经21年了，其间有所中断，最近又有几篇文章关注这方面的问题，如石硕和李星星先生的文章写得都很好，但仅有这几篇是不够的。总之，研究方面还要进一步深入。这两天的会开得很扎实，我从其中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过来人，我清楚它的来龙去脉，费先生先后五次谈到这个问题，其中有两两次我在场，费先生还单独约见了我不一次。作为亲历者，这次会议让我十分感动，年轻的同志推着我走，他们给我以鞭策。古人说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”，现在他们贤于我，推着我走，我还是愿意接受大家的鞭策，跟大家一同前进。最后就表示这么一个态度。

谢谢大家！不妥之处，请批评指正。

2003年11月7日